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中國歷史文選

● 周予同 主編

中國歷史文選

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中國歷史文選

下 冊

周予同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歷史文選. 下冊/周予同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2005. 1 重印)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ISBN 7—5325—3049—3

I. 中... II. 周... III. 中國—古代史—史籍—高等學校—教材 IV. K220.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75080 號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中國歷史文選
下 冊

周予同 主編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1 875 字數 406,000

2002 年 7 月新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數: 13,301—15,400

ISBN 7—5325—3049—3

K·367(課)定價: 11.7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T.64063949

本書由周予同主編。

參加本冊初稿編選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維錚、汪槐齡、徐連達、黃世曄、鄧廷爵、蘇乾英；曾參加初版初稿編選的有丁長洪、王春瑜、李祖德、唐玉田、趙人龍等。（依姓氏筆劃爲序）

本冊再版由朱維錚修訂。

編輯說明

本冊所選篇目，根據初版所訂目錄加以修正補充，下限到辛亥革命前為止。它的編輯凡例和上冊相同。

由于本書專為教學之用，一、二年級應有深淺、繁簡的不同，因之，本冊中解題和註釋的體例與上冊並不完全相同。主要的是：

一、解題有時夾附評介。這些評語，大體採用目前史學界的見解，也有些是我們的意見；這些意見僅供各校教師和同學教學時的參考。

二、註釋和上冊比較，有些簡省了，有些加詳了。簡省的，如有些單字、詞彙，凡是容易查明的不再註。加詳的，如有些原文欠詳實或有譌誤的地方，援引其他資料加以補充；有些人物傳記的出處和古籍版本源流也儘可能補上；有些引語，不僅註明來源，而且詳錄原文，不重譯為語體。

這樣處理，祇是我們的一種嘗試，是否對教學有幫助，希望試用的各校教師和同學來函提出意見，以便將來再版時訂正。

目 錄

一九 史 通(唐·劉知幾)

六家〔卷一〕	1
二體〔卷二〕	18

二〇 大唐西域記(唐·玄奘)

竭盤陀〔卷一二〕	23
----------	----

二一 三 通

食貨門·田制〔唐·杜佑: 通典卷一、二〕(節錄)	31
通志·總序(宋·鄭樵)	51
田賦考·屯田〔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卷七〕(節錄)	71

二二 通鑑 續通鑑 續通鑑長編

秦晉淝水之戰〔宋·司馬光: 資治通鑑卷一〇五〕	88
陳靖奏請務農積穀〔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〇〕	100
宋太祖收兵權〔清·畢沅: 續資治通鑑卷三〕	106

二三 通鑑、宋史紀事本末

安史之亂〔宋·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一〕(節錄)	113
王安石變法〔明·陳邦瞻: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〇〕(節錄)	135

二四 明 實 錄

作鐵榜申誠公侯〔太祖洪武實錄卷七四〕…………… 160

二五 明 儒 學 案(清·黃宗羲)

凡例…………… 167

二六 日 知 錄(清·顧炎武)

宋世風俗〔卷一三〕(選錄)…………… 176

二七 讀 通 鑑 論(清·王夫之)

唐用回紇以誅安史〔卷二三唐肅宗〕…………… 185

二八 讀史方輿紀要(清·顧祖禹)

元代州域形勢〔卷八〕(節錄)…………… 195

二九 文 史 通 義(清·章學誠)

書教下〔卷一〕…………… 217

永清縣志·輿地圖序例〔卷七〕(節錄)…………… 229

三〇 潛研堂文集(清·錢大昕)

經史子集之名何防〔卷一三·答問十〕…………… 236

元史多用投下字〔卷一三·答問十〕…………… 243

三一 廿二史劄記(清·趙翼)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卷二〕…………… 247

明代宦官〔卷三五〕…………… 257

三二 龔自珍全集(清·龔自珍)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270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274

三三 海國圖志(清·魏源)

籌海篇一·議守上〔卷一〕(節錄)	277
籌海篇二·議守下〔卷二〕(節錄)	286

三四 中西紀事(清·夏燮)

粵民義師〔卷一三〕(節錄)	293
---------------	-----

三五 孔子改制考(康有爲)

彼	307
---	-----

三六 煊書(章炳麟)

清儒〔第十二〕	318
---------	-----

三七 新史學(梁啓超)

中國之舊史〔第一章〕	352
史學之界說〔第二章〕	366

六 家〔史通〕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1]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權而爲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2]。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3]。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4]《尚書·璇璣鈴》^[5]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爲^[6]，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7]惟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8]，直序人事；《禹貢》^[9]一篇，唯言地理；《洪範》^[10]總述災祥，《顧命》^[11]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12]。又有《周書》^[13]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14]之言，與《周官》^[15]無異；《時訓》^[16]之說，比《月令》^[17]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18]，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19]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20]，

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21]，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22]。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體制，乃似《孔子家語》^[23]、臨川《世說》^[24]，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25]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璣語》^[26]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27]。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28]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29]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30]，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31]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32]，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33]；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34]；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35]，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

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褻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36]！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37]。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38]。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39]撮其書爲編年體，依附《左傳》，著《漢紀》^[40]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41]、孫盛^[42]、干寶^[43]、徐賈^[44]、裴子野^[45]、吳均^[46]、何之元^[47]、王劭^[48]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爲《春秋內傳》^[49]，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50]、王肅^[51]、虞翻^[52]、韋曜^[53]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

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54]。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55]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56]，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57]，三方鼎峙；晉宅江、淮^[58]，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59]。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60]；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61]。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62]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63]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64]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

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65]。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66]；敍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67]；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68]；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69]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70]，《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71]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據中華書局影印明張之象刻本《史通》，參考《四部叢刊》本《史通》、清乾隆十七年梁溪浦氏求放心齋刻本《史通通釋》

【解題】

《史通》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史學理論專著，二十卷，唐劉知幾撰。

經過魏、晉、南北朝長期混亂以後，隋、唐二代重新建立起封建統一大帝國。唐初，由於政治統一，經濟繁榮，社會秩序趨向穩定，朝廷對於前代文化的整理開始重視。唐太宗時，正式設立史館，專修國史，又對唐以前諸朝史籍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和改編。中國傳統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就有八部（《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後二部乃李延壽私撰而由朝廷頒行）是在這時期修成的。設館修史制度的確立，給我國史學的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首先，開以後每一王朝都重視編寫前朝史的風氣。其次，引起封建知識分子對史學的普遍關心。第三，設局網羅各類專家集體纂述，各抒所長，對資料採擇可以比較周全，對體例和史學方法的討論也可以進一步地深入。

但是，設館修史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不少弊端，例如對前朝史和當代史的解釋權，完全被當朝者掌握。關於這方面的弊端，劉知幾在《史通》中曾加以揭露。他以爲：古時國史由個人著作，怎麼寫，寫甚麼，都表現自己的見識和裁斷，因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而唐時史館，人多品雜，歷史認識不一致，下筆時又怕得罪權門貴族，判斷是非都聽命於監修大臣，但監修大臣們又意見互殊，使史官無所適從。何況所謂監修者，多爲“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辨職》）。這就越使修史者“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忤時》）。

劉知幾在武周末便長期預修國史，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歷史認識和理論。曾立志對《史》、《漢》以來史書，“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惟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到中宗時再入史館，又與監修貴臣意見不合，初被蕭至忠責難，再被武三思貶抑，因此鬱憤不平，自以爲“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自敘》）

《史通》成於唐中宗景龍四年（七一〇）。劉知幾的原序自述命名的用意說：“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

稱‘通’，其來已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

《史通》分爲內、外篇，各十卷。內篇凡三十六，專門討論歷史編纂學，最後附以《自敘》。其中《體統》、《紕繆》、《弘張》三篇，在宋修《新唐書》前已經亡佚。外篇凡十三，敘述史籍源流，雜評古人得失，其中與內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作者成書前的讀史札記。雖謹嚴稍遜，而議論廣泛，更能表現作者的史學觀點。

劉知幾曾提出才、學、識爲史才三長的著名理論（見《唐會要》卷六三及《舊唐書》本傳）；而三者中，尤注重史識。他以爲，史家在開始記錄時，“資乎博聞實錄”，而在正式編纂時，“責乎備識通才”（《史官建置》）。他提倡史學家要“徵求異說，採摭羣言”（《採撰》）；要遍窺正式史著以外的“別錄”、“異書”，善加鑒別（《雜述》）。他強調史學家要有史德，既不“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探蹟》），又能“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惑經》）；更要正直不阿，“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辨職》），所謂“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惑經》）。

從這種認識出發，劉知幾首先注意過去史著的體例得失。《史通》把已往史體歸納爲六家，又以編年、紀傳爲“正史”二體，其他爲“雜著”，並將“雜著”分爲“偏紀”、“小錄”等十流（《雜述》）。在評論紀傳體時，贊美斷代體的《漢書》，而貶抑通史體的《史記》。這一看法雖屬片面，但斷代史提供的例證，可以使人們從一個王朝的興廢更替，探索出封建社會週期性的矛盾運動過程；而通史往往由於貫穿古今，時代過長，著作不易，檢索不便。因此劉知幾推崇斷代史，似也頗有見地。

其次，《史通》本着倡導實錄直書的精神，揭示了過去史著如敘事煩蕪、體例乖謬、史實無根、撰注不實、徇情曲筆、因習模擬等等弊端。《史通》作者與一般史家立論頗不同之點，就是他對儒家經典和以儒家思想爲指導的史部著作的批判。例如《疑古》、《惑經》二篇，就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爲科舉課本的《尚書》、《春秋》大加非議，以爲堯、舜禪讓是虛語，桀、紂之惡是厚誣，所謂太伯讓位季歷，周文王服事殷商，周公殺管叔、放蔡叔等，都經不起常識檢驗。此外，他還把《春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等“義例”，斥爲“愛憎由己”、“厚誣來世”（都見《疑古》）。

劉知幾對史家把迷信和史實相混淆也力加反對，以爲神仙鬼怪、圖讖

寓言、穿鑿附會的記載都不宜入史(《採撰》)。在《五行志錯誤》和《五行志雜駁》中,指斥以傳統的陰陽五行學說為根據的歷史宿命論,以為災祥屬於天道,與人事無關(《書志》),“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也”(《雜說》上)。

最後,劉知幾還批評六朝以後的文人修史,“每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載文》)。鑑於這種藻飾無度的弊病,他強調史書是嚴肅淳樸的作品,文史應該分途(《覈才》)。

但是,在劉知幾自負甚高的“史識”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記。《疑古》、《惑經》二篇雖有力地揭發了古史記載的虛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對所謂篡奪叛逆等行為的憤懣;《採撰》、《載文》等篇雖力斥浮誇厚誣的記載,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觀更接近於唐代的儒家學說。清浦起龍評論劉氏:“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故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墨”(《史通通釋》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後評)。雖不盡確切,卻還是較公允的意見。另外,劉氏雖反對綺麗華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脫離六朝文風的影響,因而輕視史書中的表、志,實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問世後,由於作者對《尚書》、《春秋》等儒家經典敢於表示懷疑,由於筆鋒觸到了歷代封建統治隱祕的矛盾和黑暗,因此招來後代封建文人的非議。唐末柳璨曾撰《史通析微》十卷,專指責《史通》疑古惑經的“舛謬”;宋宋祁《新唐書》本傳贊也斥責他“工訶古人”。明陸深撰《史通會要》、清紀昀撰《史通削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評。

後人對《史通》進行研究注釋的,有明郭延年《史通評釋》、王惟儉《史通訓故》,清黃叔琳《史通訓故補》、浦起龍《史通通釋》等。其中以浦氏《通釋》流傳最廣。《通釋》以評選八股文格式詮解原書,不免迂腐,但注釋周詳,差強人意。紀氏《削繁》對原書任意刪削,頗多失當。近人呂思勉曾撰《史通評》,雖篇幅不多,亦可參考。

《史通》版本頗多,其中以浦氏《通釋》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點本。此外,有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據明張之象校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選自《史通》卷一，原列《內篇》第一。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歷史著作體裁的變遷史。他把相傳是孔子編定的《尚書》和《春秋》，由“經”降為“史”；把斷代編史的《左傳》和《漢書》，由解《春秋》、續《史記》的普通著作升為史家必須“祖述”的範本，這都表現了作者的創見。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代著名的史學家。高宗永隆元年(六八〇)進士，授獲嘉縣主簿。武周時，歷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職，兼修國史。中宗時，曾因官鳳閣舍人，暫停史職；但次年又除著作郎，仍兼修國史。後參與纂修《則天實錄》，與監修大臣不合，請辭史館職；但不久又三度入館。玄宗時，官左散騎常侍。開元九年(七二一)，因長子貺犯罪流配，詣執政訴理，被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旋卒，年六十一歲。知幾自幼即篤好史籍。登仕後，又專攻史學，長期兼任史職，得以博覽祕籍，洞悉官設史館的流弊。為人剛直峭拔，在史館與監修大臣宗楚客、蕭至忠、武三思等屢相牴牾，並指責朝廷“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官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忤時》)。劉知幾在經學上偏向“古文”，開元初，曾議《孝經》、《易》、《老子》等書，與司馬貞等相質辯。著述甚多，自撰的還有《劉氏家乘》十五卷、《劉氏譜考》三卷、《睿宗實錄》十卷、《劉子玄集》三十卷；與徐堅、柳沖、吳兢等合修的，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十三卷、《姓族系錄》二百卷、《唐書》八十卷、《高宗實錄》二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則天皇后實錄》三十卷。《史通》是劉知幾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在中國史學史上享有很高地位。傳見《舊唐書》卷一〇二、《新唐書》卷一三二；并可參考《史通·自敘》和《忤時》等篇。

【註釋】

- [1] 外篇：指《史通》卷十二《外篇》第二《古今正史》篇。詳述《尚書》、《春秋》到唐初國史、實錄的編撰源流，以及體例變遷、內容得失等，可與《二體》參證。
- [2] 其流有六：……六曰漢書家：浦起龍《史通通釋》推尋作者原意，以為：《尚書》家即“記言家”，《春秋》家即“記事家”，《左傳》家即“編年家”，《國語》家即“國別家”，《史記》家即“通古（通史）紀傳家”，《漢書》家即“斷代紀傳家”。